

Y I N G Z I

HERE
AND
THERE

英 子 著

此岸
彼岸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HERE THER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岸彼岸 / 英子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411-2624-6

I. 此… II. 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128 号

此岸彼岸

CI AN BI AN

作 者 英 子
策 划 林文询
责任编辑 邱季生 何 炜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624-6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208 千
印 张 15.125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CONTENTS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老家回忆 3

1. 外曾祖母 2. 外婆和外公 3. 父母的婚姻

第二章：大山深处 42

1. 声乐比赛 2. 初 恋 3. 参加工作 4. 拜 师

第四章：初涉繁华 94

1. 录取通知 2. 大 学 3. 技术学院 4. 经 商

第五章：国内国外 143

1. 儿 子 2. 美 国 3. 家 事

第六章：创业风云 197

1. 办 学 2. 盲肠地 3. 交 手 4. 铁栏杆事件
5. 电梯问题 6. 外墙砖 7. 开 盘

尾 声 235

引 子

飞机在大洋上空飞行。漫长的旅程，从中国到美国。

夜已深，同机的旅客大多已酣然入梦，朦胧灯光下，东倒西歪，恍惚一个个盛妆的大木偶——人啊，终日终岁奔波忙碌的人啊，在这个生存日益紧张的世界里，恐怕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彻底放松一下，安静下来吧。

想起几年前，也是这趟航班，我从中国去美国，天生的“恐高症”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紧张得手心出汗，背心发凉，眼前甚至出现了空难瞬间的可怕幻觉：烈焰熊熊灼人肌肤，浓烟滚滚迫人窒息，整个世界都在瞬间灰飞烟灭……甚至，从我眼中看去，候机大厅里熙来攘往的旅客，攒动的人头竟变成了一个个扑向我的骷髅……回看现在，可怕的骷髅已变成了可爱的大木偶，我已能安然地乘坐大飞机，飞来飞去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我不由会心地笑了一下。

我坐在舷窗边，了无睡意。万米高空，辽阔深邃，清凉如水，一点也没有了尘世的喧哗和骚动，仿佛已经离开了地球。星星闪烁，迷迷离离。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古怪的念头：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无论是恒星，还是流星。它，它们，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此时，我也这样问自己。仿佛我的灵魂已经出窍，飞离了我的身体，融入了太空，变成了星星的眼睛，从清凉世界清亮地打望着我，无声地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又向哪里去？你曾经的梦想实现了多少？你追寻的真爱是否已经得到？脚下的路将要延伸至未知的何方？而你，是否还要一个

人走下去……

是啊，几十年岁月漫漫，人生路变幻无定，又仿佛只是一瞬，旧日的苦难与欢乐，波折与成功，都历历恍如昨日，近在眼前。我那古怪扭曲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庭，我那失落在大山深处的辛酸童年，我的爱情，我的事业，丑小鸭怎么展开翅膀飞起来的，居然风风光光地飞到了海外，又风风火火地飞了回来，飞回总是系念着盛满往事的家园。朋友说，我是一个倔犟的女人，事事刚强不屈。我真的是一个太执拗的奇女子吗？

人生半程，终岁忙碌，难得此刻的宁静，心潮反而汹涌起来，回忆的闸门禁不住悄然开启……

第一章

老家回忆

1. 外曾祖母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见过外曾祖母一面，那时我刚刚六岁。记得那次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和母亲一道乘长途公共汽车，去看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公外婆。见过外公外婆后，一心想让女儿了解家中长辈的母亲，又带我到从来没有去过的外曾祖母家。路虽不远，但坎坷不平，经过一个小时的步行，一座破旧的茅草屋才渐渐地出现在我们母女俩的面前。

我惊奇地看着那个茅草屋子，屋顶上的茅草由于岁月已久，已经变得灰黑，乍看上去像一片黑泥巴，大概是由于长期受雨水的侵蚀，整个房顶凸凹不平。屋檐的边上还有一些没有完全变成黑泥巴状的茅草，在寒风中飘荡。当我还在对那个小小的茅草屋惊叹不已的时候，一个满头白发、颠着小脚、慈祥和蔼的老太太，急速地从小茅草屋里走了出来。不用说，她便是母亲经常提

起的外曾祖母了。外曾祖母热情地招呼我和母亲，当她拉起我的小手的时候，她满脸的微笑真的很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一道道像用刀子刻上去的深深的皱纹里，写满了她岁月的沧桑和一生的磨难。

茅草屋的门又窄又低，个高一点的人在进门的时候都得低头弯腰。迈过一道已经有些腐烂的木门槛后，我和母亲来到了屋子里面。昏暗的光线使我一下子很难适应，只觉得屋子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紧紧地跟在母亲身边，听着母亲和外曾祖母高兴地谈着什么。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渐渐地适应了屋里面的光线。在昏暗的灯光的映衬下，外曾祖母显得又瘦又小，她佝偻着腰坐在床边，拉着我母亲的手，脸上写满了喜悦。屋子里的陈设稀少，除了一张一坐上去就“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床以外，左边的角落里还有一个装粮食的巨大木桶，称它“巨大”，一点也不过分，又粗又高的一个大圆柱体，足够装下两个人。也许是年岁太久，木桶的颜色根本就看不出来，只看到黑糊糊的一片，某些地方偶尔还露出点土黄色。木桶的右边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用石块砌成的炉子，炉灶旁边堆满了枯树枝、玉米叶、枯草之类的柴火。靠墙的转角处就是一张很矮、但却方方正正的木头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碗和几双筷子。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发现什么家当了。我小心地依偎在母亲身上，不时地感受到从小茅屋四处吹来的寒风。看着眼前这个家，我真的不知道外曾祖母是如何在这里度日的，可是外曾祖母好像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她那慈祥的笑容，平和的心态，坚定的眼神，使我焦虑的内心得到了莫大的宽慰。但在告别外曾祖母的时候，我回头又打量了一番那座似乎在寒风中摇曳的小茅屋，禁不住又开始担心起来：那破败的茅屋随时都可能倒塌下来将我外曾祖母压在里面！

我的外曾祖母活了八十多岁，在那个时代也算是长寿了。我对她的了解，主要是从外婆和母亲那里得到的。外曾祖母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刚满月时（即外曾祖母二十一岁时），她做石匠的丈夫就被拉去做苦工。从此便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过家，听说是在工地上出了事

故被石头砸死了。外曾祖母从此开始守寡直到去世。外曾祖母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给别人洗衣，捡柴，偶尔还到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过活。对于一个没有丝毫生活来源的妇女来说，她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身为寡妇的外曾祖母受尽了别人的欺辱，就连她的那座小茅草屋也曾几次被洗劫一空。

为了生存，外曾祖母还在山上开荒，自己学会了使牛，耕地。到现在我仍然想象不出，身材瘦弱、三寸金莲的外曾祖母如何一人使唤得了那牛，还有那笨重的木犁。外曾祖母含辛茹苦，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有一次，她十九岁的女儿（即我的外婆）在山上捡柴，恰好碰到了当地有名的一个财主的少爷。当时这个少爷带着一些家丁在山上打猎，看到年轻貌美的外婆后，不久就找到外曾祖母家来提亲。当年这位财主家里可是当地最富有的家庭，他们不仅经营典当，同时还开了银铺，家里的丝绸、布匹真可以说是堆积成山。和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不一样，他们家对待家丁以及贫穷乡亲都非常照顾和体恤。逢年过节凡打工的都能分到成匹的绸缎。外曾祖母非常满意这件婚事，于是这位少爷后来也就成为了我的外公。外婆结婚后，外公还主动把外曾祖母接到了他们家的大四合院里去住。外曾祖母于是离开了她的茅草屋住进了让她觉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的四合院。但是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战乱开始了，外公家的生意也不好做了，家里渐渐萧条起来。后来的一场大火更是让外公家大伤元气，而此时雪上加霜的是，外公的父母也在同一年去世了。一连串的不幸一时都降临到外公的头上，加上外公不懂生意，家业也彻底败落，为了生计连房子都抵押了出去，最后只好随外曾祖母又回到了她的茅草屋。

后来我的外婆有了孩子，外曾祖母于是又帮着带外孙和外孙女，总共带大了四个外孙和四个外孙女，我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个，而且是在外曾祖母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

据母亲回忆，当时外公和外婆总共生了八个孩子。由于生活实在是

艰难，老五出生后就送人了，一年后外婆思儿心切，找到人家，可是却被告知，由于生病没钱救治，已经夭折了。老六也由于生天花没钱治疗，在出生四十天的时候夭折了。外婆和外公为了生计带着老七、老八到很远的地方去谋生，有时候一两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母亲和她的其他三个姊妹就跟着外曾祖母生活。在这期间外曾祖母便带着母亲的几个姊妹外出找活干，以此维持生计。因为当时快十二岁的母亲是老大，于是就被留下来看屋。茅草屋后面是一块菜园地，母亲就学着种菜，施肥，浇水。收获来的菜便拿去卖，连月卖来的钱就去买粮，粮食不够的时候再跑到菜市场捡点菜，平时自己捡柴，就这样养活自己。

那时候，母亲长期一人住在茅屋里。有段时间，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有人哭的声音，那哭声，声调凄惨，悲凉，如泣如诉。刚开始母亲以为是“鬼”，因为害怕，总是用被子捂住头睡觉。后来终于有一次，母亲壮着胆子追随着哭声，来到了一条河边。母亲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妇女正跪在河边痛哭，母亲不知道这个妇女是为何在此痛哭得如此伤心，但是半夜三更看到这幅景象还是让母亲不寒而栗，吓得撒腿就往回跑。回到家里用被子把自己从头到脚包了起来。到了第二天，天刚亮，就听附近人家说昨晚有个妇女投河自杀了，因为她的丈夫在外面做苦工，出了事故身亡了，身单力薄的一个妇女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走投无路的她就这么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从那时候，母亲开始怕“鬼”，以致现在已六十三岁的母亲还不一个人住，这大概是那几年里留下的“后遗症”吧。

那时候晴天对于母亲来说都成了奢望，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透过薄薄的茅草滴进屋里，母亲把家里的盆子、桶，甚至碗全用上都不够接雨。遇上大雨的时候，屋子里到处都是水，很少有干的地方。那时候每天祈祷老天爷“不要下雨”，成了母亲生活的重要部分。

后来外公外婆回来帮外曾祖母翻修了茅草屋，但不久又走了，家里又剩下母亲一人。好在不久外曾祖母回来了，就再也没和母亲分开。

遗憾的是，我只见到了外曾祖母那仅仅的一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曾祖母留给我的仅有的一次记忆也越来越模糊了，以至于现在我都很难记起她的容貌了。但是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刚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今生难忘，且终身受益。

2. 外婆和外公

对于外婆和外公的记忆比起对外曾祖母的记忆要深刻和清晰得多。这不但因为我和外婆、外公在一起生活过，更重要的是，外婆和外公是有恩于我的。

小时候大家都盼望的“年”，也就是春节，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小伙伴们那样兴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几乎没有感受到过年的欣喜和快乐。从我记事到我参加工作，我们家能在春节一家人团年的次数也就只有几次。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到过年，别人都往自己家里赶，而我们家却各自“分道扬镳”。父亲常常要回他的老家或者干脆留在家里，母亲要回外婆外公家，有时候带着我和小弟，有时候只带小弟把我留下。还有几次，父母各回各自的老家，干脆把我们送到荷花镇上，在我们喊作“保保”的农民家里过年。

“保保”家在当地是有名的殷实家庭，有着一排五间大瓦房。他们的猪圈里养着好几头大肥猪。“保保”有七个女儿，最大的有十八岁，最小的也有十岁了。她们个个都长得非常强壮、结实，一看就知道是能干力气活的好劳力。从老大到老五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她们勤劳朴实的母亲的分配下，几个姊妹分工合作得很好，每天一起床，就各自去完成自己的那份“任务”。天还没亮，老大就开始为大家准备早饭，老二准备猪食。饭后老三收拾洗碗，然后大家再一起上山种庄稼、割猪草、砍柴。所有的这些劳动都是在“保保”的妻子——杨阿姨的参与带领下做的。她来往穿梭在几个女儿中间，不时地告诉她们该怎么做，也

不时地在关键时候帮她们一把。看着她满脸严肃认真的表情，俨然一个大主户的管家一样。

然而尽管杨阿姨如此勤劳持家，尽管几个女儿完全比得过男劳力能干，可是“保保”依然极度地渴望能有个儿子，好为他传宗接代。五十岁的杨阿姨，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终于在生第八个孩子的时候，因为难产而撒手西归了。

“保保”是如此地盼望能有个儿子，所以我的两个弟弟每到他家都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特别是小弟还被认做了“保保”的干儿子。但对于我的到来，“保保”好像并没有太多的热情。

记得在我七岁那年，我和大弟都被留在了“保保”家过年。我和六岁的大弟在“保保”家打起架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不记得了。但是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我们打得确实有点凶，我觉得自己有理，所以感到特别委屈，哭得特别伤心。想到此时此刻别的小伙伴们都围坐在父母身边吃年夜饭，我却在别人家里和弟弟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而打了架。本来就理亏的大弟还偏偏得到了“保保”的偏袒，我边哭边在心里喊：“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各回各的老家，却把我扔在这里，你们都有自己的老家，可是我的家在哪里？”那一年的春节因为有了这件伤心事的发生，所以也就格外地印象深刻。

在“保保”家过年还有一件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事情，那就是在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客人来，女孩子是不能坐在饭桌前吃饭的。我和他的几个女儿包括杨阿姨都只能端着饭碗，看着满桌子的菜，小心地夹上那么一点菜，找个离客人远点的地方去吃。而我的弟弟们受到的待遇则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男孩子，便有权利和“保保”坐在那张又高又大的饭桌前，尽情地吃着可口的饭菜。每次当我的碗里剩下的菜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无比羡慕我的弟弟们，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子。但是情况偶尔也会有点变化，如果我的父母来到“保保”家的时候，我便也会被以客人的身份邀请坐到饭桌前。也许是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在

此，也许是父母觉得别的女孩子都没有上桌，我上桌就显得不合时宜，所以每次都是当我兴致勃勃的时候，又被父母劝退下去。

那时候农村的卫生条件非常差，由于常年不洗床铺，女孩子也长时间不洗澡，所以都生了很多虱子。床铺上，衣服上，头上，到处都是。情况最糟糕的就是女孩子的头上，那里常常是虱子最能繁衍滋生的温床。虱子的繁衍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都颇为惊人。记得我第一次到“保保”家，晚上就和他那些女儿们住一起。结果第二天我就觉得自己的头皮上不时地有东西在爬来爬去，并且速度极快。那种又痒又怕的感觉，让我一阵阵地浑身起鸡皮疙瘩。当我十分紧张地向她们诉说我的状况的时候，她们竟出乎意料地平静地说：“是你头上生虱子了。”那种感觉就如同说“你吃过早饭了”一样平常。看着我惊慌不定的样子，她们告诉我，没什么的，她们也都有，并且情况比我严重得多。“不信，你看。”说着，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脑袋。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头发上就像被均匀地撒了一大把白盐粒一样，几乎每根头发上至少都有几个白色的小点点。原来那就是虱子在头发上生的卵。卵不久又会变成虱子，虱子又会生卵……如此循环下去。

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保保”家的七个女儿及邻居家的几个女孩头上都有虱子，所以每天大家没事的时候，便坐在院子里彼此在对方头上捉虱子。

当我带着生了虱子的一头乱发回到清屏的家里，母亲把我从头到脚彻底大清洁了一遍。先是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放到开水里烫了一遍。但是对于我满头的虱子，母亲却不知所措了。先是用热水给我洗头，一遍又一遍，可是根本不奏效。虱子倒是死了一些，可是那些虱子卵，却好像是有着铜墙铁壁的外壳一样，根本就不怕烫。后来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除虱子卵的好方法——用汽油蒸。把我的头发上都涂满汽油，再用一层塑料纸把头罩起来，防止汽油味道跑光了。这时候虱子们便开始做垂死挣扎，在我的头皮上窜来窜去，就好像有无数毛毛虫爬在我的心上

一样。那种痒，简直是无法形容，可是却又不能去挠，每次我都是难受得不停跺脚。只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才能暂时告别被虱子折磨的日子了。

但是以后只要我再到“保保”家去，便毫无例外地依然会被染上虱子。每次回家一如既往都会受到那么一番“隆重”的洗礼。长久下来我真的已经产生了非常畏惧的心理。无论是对那种神秘的小虫子，还是对被汽油熏得头晕目眩，只想吐的那种感觉。

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害怕过年的时候被送到“保保”家，即使他们家的饭菜再好吃，美味佳肴再诱人，对于我来说都没有能和父母在一起过一个愉快的“年”更有诱惑力。以后为了让母亲春节时能带上自己，过节前我总是卖力地“表现”，格外的听话，懂事。但是接下来的几年还是让我失望了，母亲依然会把我留下。

就在我十岁那年，母亲总算让我的愿望实现了。那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在春节前一夜，也就是所谓的“除夕”那晚深夜两点左右赶到了远在云山县的外婆家。也许是由于旅途太多波折，太不寻常，到现在那晚的情景我依然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从我们居住的汽车队出发，翻过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汽车在碎石子铺成的又窄又陡的路上一起一伏，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崖被抛在了后面。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终于在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到了省会一个林业中转站“停运站”。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喊起来，迷迷糊糊地下了车。此时的我已经浑身酸痛，我懵懂地看着周围，只见周围都是房子，院子里停放着十几辆货车。母亲嘱咐我看着小弟，就一个人爬到车上卸柴火了。因为我们当时坐的车已经到了终点站，而我们还要转车才能到我们的目的地——云山县。为了节约旅馆费，我们必须连夜赶车，再说车上还放着半车的柴，这是母亲送给外婆和外公的“年礼”。家里实在太穷，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送给外婆家。可是母亲是有名的孝子，她不能不带“礼物”，所以每到过节或者平时一有机会，母亲总是想办法找司机师傅为外婆和外公拉上一大堆木材。

木材在我们那里是不用花钱的，只是父母要到远处的山林里去捡。记得有一次父母要去山林捡柴，我怕一个人留在家里，就缠着母亲带上我。那座山林远远望去黑糊糊的，一阵风吹起，只听到头顶上“呜呜”的声音。走进山林，淡淡的树木清香随风阵阵袭来，越往里走，光线越暗，山林也越幽静。偶尔也可以看见几座简陋的木房子，那是伐木工人住的地方。寂静的山林，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在山间回响，伴随着一声“树倒了”的喊声，一棵棵大树便“扑通”应声倒地。工人们再用缆绳将伐倒的树木送到一块空地上，此时已经有车等在那里。伐木工人将木材锯好用吊车或人工抬到车上，汽车再将木材运到近百公里之外的金沙江边。那里有工人专门负责把木材做成筏子，然后把筏子放入江中，筏子沿江而下，送到那些需求木材的沿江城市。由于这种运输方式没有什么成本，主要的木材都是靠这种方式来运输。汽车拉木材到省城的机会很少，所以把柴火送到外婆家的过程就得更让人头疼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一辆车专门为我们拉东西，每次也就只能在装好木材的车上加载一些。本来只能装五吨的货车，往往要装七八吨。超载后，司机便往往选择走夜路，这样走到检查站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关。

父母每次捡完柴，把柴运回清屏保存起来。好在父亲当时已是管业务的厂长，修发动机的技术是出了名的，平时有不少司机师傅找父亲帮忙，所以，找车并不是太难。那时候我们家经常出现一座座的木山。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烧火做饭用，一部分留下来给外婆家。

那天晚上也不例外，我带着弟弟站在“停运站”的门口，那可是大年三十的半夜啊，感觉又困，又饿，又冷，由于经过的山路太颠簸了，我的浑身还都在酸痛。“停运站”外不时传来除旧迎新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而“停运站”内有几辆刚到站或者是正准备驶出的车正在发动。我们乘坐的那辆车停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经过了两天的“晃悠”，它也显得那么疲惫，好像早已睡着的样子。只有母亲一个人还站在足有两米高的车厢上。昏黄的灯光下，瘦弱的母亲正在飞快地往下卸木

头。一块比一块大的木头在母亲手里“哗哗”滚落到地面上，看得我眼花缭乱，一时间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真不知道母亲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不一会儿那座小山便被移到了地上。

母亲麻利地跳下车，又吩咐我看着这座小木山和小弟，而她转身就消失在来往车辆中了。在母亲转身的那一刹那，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母亲额头上的汗珠，不知为什么我反而感到更冷了。我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脖子，弟弟已经靠在我身上睡着了。我的脚被冻麻木了，没有了任何知觉，可是脸蛋却被寒风吹得生疼。只有不停地往手上哈气，再把手贴到脸上。就这样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母亲终于回来了，高兴地对我说，有车要连夜赶回羊城（会路过外婆家所在的那个县城），司机师傅同意帮忙搭上我们。于是我一边照看弟弟，一边帮母亲拿些小的木柴，帮着母亲又把我们那堆“宝贝”抬上车。

当汽车再次发动的时候，疲惫再次袭击了我，迷糊中我又睡着了。等母亲叫醒我的时候，车已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下车看着弟弟和车上那堆“宝贝”，母亲又风一般地消失在小巷里。刺骨的寒气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睡意消失了许多。不一会儿，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外公、外婆、七姨、八舅都跑出来了。舅舅、七姨麻利地爬上车厢，大家很快地把木头卸下来。大家连声地向师傅道谢，细心的姨妈坚持把司机请到家里给煮了点吃的。司机在一家人的感谢声中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的床，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上午了。走出灰糊糊的房间，看到外婆和外公早已坐在客厅里的火炉边抽烟。向两位老人问过好，走出屋外，只见陪伴了我们上千公里的木头在院子里又成了一堆小山。接下来的几日，七姨、八舅，还有外公轮流拿着一把大斧子，兴奋地把一根根大木头劈成一块块的小柴火。据外婆讲这堆柴火在她们当地要值二十多块钱呢。

由于城市建设，茅草屋被拆除了，政府补偿了外婆家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母亲睡一张床，七姨和外婆睡一张床，爷爷

和八舅睡一张床。本来房子就不大，厨房就更小，平时外婆就烧一些捡来的树叶、树枝，或者包谷秆之类的，所以母亲带来的柴火就显得格外珍贵。外婆家也没有厕所，只有一只大木桶，放在最后一间屋子的角落里，用布帘隔起来。平时全家解手都是用这个大木桶，每次大便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桶里的粪水溅到屁股上，解完手后再用盖子把木桶盖上。收粪的人每周才来一次，来的时候便挨家吆喝“收粪了！”各家就赶快把用了一周的木桶提出来，倒掉。而外公和八舅就住在这个放有木桶的房间里。

我们就这样在外婆家住了下来。过了几天，二姨也来到了外婆家。她说她托了朋友的朋友，终于找到了联小的贾丽芳老师。贾老师同意帮忙让我进她的班上学。人家答应帮忙我们总得给她送点礼物表示一下心意啊。母亲就和外婆商量，是不是把母亲这次从清屏带来送给外婆的“劳保肥皂”（即单位每年免费发给职工的两块肥皂），拿四块送给贾老师。二姨说既然家里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送几块肥皂表表心意也可以，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外婆走到里屋取下挂在墙上的竹提篮，掀开盖在上面的一块黑布，露出整整齐齐躺在里面的六块肥皂，这些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取出四块交给二姨。又过了几天，母亲和我由二姨带着去贾老师那里报名。我终于开始了我的小学三年级的生活。

但是很快我们的情况就出现了危机。母亲来的时候所带的仅有的几十元钱早已花完，父亲没有寄钱来。七姨和八舅就不时地给我们脸色看，说我们吃“白饭”。母亲为了我和弟弟也不时跟七姨和八舅发生争吵。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经常会发现母亲一个人在悄悄流泪。那时生活确实太苦，外婆和外公在中间也很为难。当时七姨在一个橡胶厂做临时工，八舅和外婆靠在街上给人补鞋赚点钱。大多时候都是外婆一个人在大街上补鞋，即使冬天也不例外，八舅早已不知跑到哪里玩去了。八舅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因为没钱治疗，就成了瘸子，虽然是二十多岁的人却只有儿童的智商水平。所以，外婆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也就格外